



燕趙名伶傳



# 燕 赵 名 伶 传

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

景玉光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燕赵名伶传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

景玉光 主编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河北晋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 11印张 220(千)字(插页8面)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定价: 3.80元

ISBN 7-5043-0105-1/J·14

## 前 言

燕赵大地是我国民族戏曲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这块土地上，戏曲艺术一直呈现着枝繁叶茂的景象。而在群芳之中，河北梆子又是一枝最引人注目的花朵。多少年来，它以慷慨激越、质朴豪放的燕赵雄风立足于祖国戏曲艺术之林，在中国戏曲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河北梆子（又称秦腔、京梆子或直隶梆子）已有近20年的历史。它源于山陕梆子。约在18世纪中叶，山陕梆子传到北京，受到欢迎，继而传到河北各地，河北人民按着自己的审美情趣、欣赏习惯和语音特点对这一外来的剧种不断加以改造，使之逐渐演变为河北的地方剧种。河北梆子有着辉煌的历史，在它的鼎盛时期，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南至广州、上海、福建，北达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及海参崴（今苏联符迪沃斯托克）、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等地，都有它的声音流传。而且在北京与锐气正盛的京剧分庭抗礼、争芳斗妍。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河北梆子日渐衰落，班社解体，艺人星散，到解放前夕已经气息奄奄，濒临灭绝的边缘。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这一古老剧种进行了积极的抢救和扶植，河北梆子才如枯木逢春，重新出现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河北梆子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许多称雄菊国、享誉九州的艺术巨匠和名重一时的表演艺术家。他们以其精

深的艺术造诣，高尚的艺术情操和美好的思想品德赢得了同代乃至后辈人的尊敬和爱戴。他们以自己丰富的艺术实践，谱写了河北梆子的历史。同时，他们那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也映现出了社会发展的轨迹。

近些年来，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使我们（编者 of 河北电台编辑）对河北梆子有了广泛的接触和较深入的了解。河北梆子艺术家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他们对戏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使人深受感动；同时，通过听众来信的信息反馈，又使我们看到了河北梆子在广大群众、特别是在河北群众中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而受到很大鼓舞。鉴于此，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编撰了这本《燕赵名伶传》，献给读者，也献给河北梆子艺术家们。

但是，出版这本书的目的，还不完全是为了纪念。目前，随着祖国“四化”建设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戏曲改革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本书中所记载的各位艺术家的舞台经历以及他们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所进行的艺术探索和创新，他们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或许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繁荣民族文化、改革戏曲艺术的伟大工作有所裨益。

在该书的编撰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河北、天津、北京的河北梆子界及戏曲研究部门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谨表谢意。

此外，限于编者水平，书中可能会有一些疏漏和欠妥之处，恳盼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1987年10月于石家庄

# 目 录

|           |              |
|-----------|--------------|
| 序 .....   | 吴祖光 (1)      |
| 郭宝臣 ..... | 韶 华 (4)      |
| 侯俊山 ..... | 常大安 (19)     |
| 田际云 ..... | 吴增彦 (32)     |
| 崔灵芝 ..... | 韶 华 (46)     |
| 魏联升 ..... | 甄光俊 (62)     |
| 刘喜奎 ..... | 王登山 (73)     |
| 小香水 ..... | 童 稚 (89)     |
| 银达子 ..... | 李邦佐 (97)     |
| 金钢钻 ..... | 岳 安 (110)    |
| 秦风云 ..... | 春林 薛慧波 (116) |
| 赵鸣岐 ..... | 姬君超 (127)    |
| 刘香玉 ..... | 姬君超 (137)    |
| 贾桂兰 ..... | 邵锡铭 (154)    |
| 李桂云 ..... | 王登山 (168)    |
| 梁蕊兰 ..... | 甄光俊 (181)    |
| 韩俊卿 ..... | 童 稚 (193)    |
| 王玉磬 ..... | 兆霞生 (216)    |
| 金宝环 ..... | 崔玉琮 (225)    |
| 王伯华 ..... | 卫 中 (233)    |
| 张淑敏 ..... | 邵锡铭 (241)    |

|          |          |
|----------|----------|
| 阎建国..... | 白欢龙(252) |
| 田春鸟..... | 桑林(260)  |
| 李秀芬..... | 侯新(265)  |
| 齐花坦..... | 刘仲武(274) |
| 刘俊英..... | 童稚(282)  |
| 孙秀兰..... | 白欢龙(291) |
| 张惠云..... | 景玉光(300) |
| 王凤芝..... | 邓珊(308)  |
| 裴艳玲..... | 魏晋(314)  |
| 刘玉玲..... | 侯新(335)  |

# 序

吴祖光

河北梆子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地方戏曲之一。多少年来，以其激越慷慨、悲壮豪放的燕赵古风立于戏曲艺术之林，在中国戏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它的鼎盛时期，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在北京与锐气正盛的京剧争奇斗妍。在河北梆子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艺术家，为祖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燕赵名伶传》一本是河北梆子艺术家的传记专集。该书按着河北梆子发展史的顺序，真实、生动地记叙了清朝至今200年来历代河北梆子艺术家们的从艺经过、艺术成就和生活经历，通过他们丰富的艺术实践和坎坷的生活道路，形象地展现了河北梆子剧种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也可以说是一部河北梆子的“野史”。

本书介绍的30位河北梆子演员，都是在艺术舞台上展现了迷人风采的艺术家。他们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都是不平坦的。本书在记叙演员们艺术生涯的同时，也包容了大量的社会内容，可以使读者从中受到启发，获得教益。

比如，梨园会首田际云，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艺术家，还是一位具有高度民主思想的革命者。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支持康、梁变法，冒着生命危险为维新派和光绪皇帝往来传递信件，并为光绪皇帝带进大量进步书、报，还把光绪皇帝准备在天津阅兵穿的军服藏在戏箱中带进宫去，以致



改变失败后被慈禧太后追捕，逃亡上海，

一代名伶刘喜奎唱红成名以后，达官显贵一个个象苍蝇似的追逐她，特别是张勋百般纠缠，但刘喜奎却不被权势所屈，不为富贵所诱，真正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表现了一个戏曲艺人的凛然正气。

而且，艺人们都有一段酸楚的人生遭遇：

小香水人称“青衣泰斗”，蜚声剧坛多年，但当地色衰艺退之后却穷途潦倒，被一脚踢出门外，惨死在投亲的路上，

金刚钻被誉为“椰子大王”、“青衣正宗”，因长年劳累，积劳成疾，竟在扶病演出之时惨死在天津中华茶园的舞台上，身后连买棺木的钱都没有，是急公好义的同台伙伴银达子跪在戏台上向观众哭诉，才为她化来一口棺木。

梁蕊兰早在40年代就多次掩护我地下工作人员，为我军提供情报，但五七年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戴上“特务”帽子，惨遭折磨，以致终身瘫痪；

韩俊卿到死也不知生身父母是谁，在旧社会历尽艰难。新中国成立后她苦尽甜来，当上了人民代表，为祖国戏曲事业呕心沥血，但在“十年动乱”中却被“红卫兵”剃头游街、百般凌辱，终于含恨服毒自尽。

新一代的名演员裴艳玲，五岁习艺，刻苦钻研，以精湛的艺术一举夺得戏曲调演“特等奖”和“梅花奖”，并把河北椰子带到国外，成为第一个走上国际艺坛的河北椰子艺术家。

.....

总之，这些传记社会内容十分丰富，各具特色，有对旧社会的控诉，有对新中国的颂扬，有对错误路线的揭露，有

对“四人帮”的鞭挞，能激发人们反思，有教育意义。

建国以来，河北梆子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特别是出版工作一直是薄弱环节，“文化大革命”又把好不容易搜集来的资料损失殆尽；因此，《燕赵名伶传》的出版是河北梆子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河北梆子历史上第一本系统介绍演员的书。我相信，它不仅会成为广大河北梆子爱好者学习、了解河北梆子的良师益友，而且也会成为专业工作者研究河北梆子剧种的重要参考书籍。

本书是一群中、青年戏曲工作者共同完成的，他们怀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以高度的责任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长达二十余万字的著作。“小人物”办了大事情。希望有更多的中、青年同志象他们一样，以严肃的治学态度、顽强的工作精神对我们祖国浩如烟海的戏曲艺术进行多方面的总结和研究，使我们的戏曲事业更加繁荣兴旺。

1987年11月30日

于北京

# 郭 宝 臣

韶 华

## 辍学从商——弃商习艺

清咸丰六年（1856）六月，邻近半坡村的山西省晋南地区猗氏县北井村的一户贫农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在京梆子（河北梆子）发展史上名冠京华的须生郭宝臣。

俗话说，“富出娇子贫出将”。宝臣自幼天资聪慧，勤俭耐劳，四五岁就能帮母亲操持家务。对人则谦恭礼遇，诚恳热情，轻财重义，博得了乡邻的喜爱。宝臣刚满七岁时，邻人们纷纷劝郭父送子入塾。郭父与妻张氏仔细斟酌后，下定决心，节衣缩食，送子上学。当晚张氏用娘家7年前送来的贺宝臣生辰之喜的土布，做了一个新书包。第二天，郭父带上束修（即学费），将宝臣送到本乡书馆就读。

宝臣入塾后，用功刻苦，成绩优良，每每受到先生嘉奖。这就更加使郭父增强了把孩子培养成材的信心。可是，“屋漏偏遭连阴雨，贫家就怕病缠身”。就在宝臣读书的第三年，由于过度劳累，郭父一病不起，一家人生计无着，宝臣不得不中途辍学，含泪离馆守家侍父残年。未一载，举家所有物件变卖一空。郭家的主要劳力张氏一面收拾薄田，一面与人帮工缝补，但还是入不敷出，糠菜难饱，只得靠借债度日。当年又是个农产不丰的年景，郭父病情日重，全家已经到了衣食不足，求药无门的绝地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恰

在这时，有一同族乡亲从猗氏县东北的襄陵谋生返里，目睹郭家境况，欲携宝臣出外学徒。张氏千恩万谢同乡人，着手准备，送子上路。10岁的宝臣告别父母，仍带上那个布书包，与同乡叔叔登上了去襄陵的坎坷土道。到襄陵后他被介绍到一家果品店当了学徒。虽然学徒之苦不堪想象，但宝臣辛勤耐劳，咬牙克服了。第一年的结算还微有收获，宝臣节支开销，把积存下来的微帛托人捎回，孝敬父母。就在学徒的第二年，忽接家书，得知考父病危，宝臣不得不辞去工作，急急返家。不料父已病故，只剩下这孤儿寡母。迫于生计，只得托同族帮助守门看户，母子二人凄凄上路，投奔宝臣舅舅张四喜。

张四喜，山西省晋南地区运城人。自幼习学蒲州戏曲——蒲州乱弹（今蒲剧），工须生，艺名元元红，后成为山西、北京有名的须生名角。宝臣投来张家时，张四喜正在北京演戏。

宝臣母子流落异乡，寄居他家，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干农家杂活。就在宝臣15岁的那年（同治十年，即1871年），舅舅张四喜从北京返家探亲，方知郭家情势。骨肉之情休戚相关，张四喜以宝臣家长姿态，与张氏商量送宝臣出外学戏，张氏为了给宝臣找一条糊口之路便同意了。可是宝臣舅母提出异议，因为他深知丈夫自幼习艺的艰难。张四喜说：“蒲州有个‘三玉科班’，那里我的师兄弟不少，可以把臣娃交给他们，臣娃虽说学戏年龄大了点，反正是江湖饭，好歹混碗饭吃就得了。”大伙终于统一了意见。事不宜迟，说走就走，次日张四喜就带宝臣别家登程了。宝臣刚刚15岁，从入塾到学徒，又要远出学艺，也可算是三别其母了。尤其此次出门，至少也要熬上7年才能回家呀！母亲和舅母泪湿衣襟，可宝

臣却强忍离愁别绪，又带上了那个布书包，毅然随娘舅踏上了去蒲州习艺的路。

### 名贯蒲州，北上入都

蒲州的“三玉班”是个颇老的班社，班内主要成员大多为山西晋南与陕西蒲城、朝邑、大荔、渭南等地的人，阵容较强。其中有的演员因是张四喜的师兄弟，所以宝臣的入科，虽年龄大些，还是很顺利地写了关书文契。

由于宝臣具有眉清目秀的长面庞、修长的身材、举止庄重的气质，特别是那一副声若铜铃般的好嗓子，先生们把他派入了文武须生的行当。内行人都知道，学戏之难还不仅仅是科班的打骂制度，更甚者是要过那前三关——腰功、腿功、鞭子功（指生行而言），真个是抽筋扒骨如上酷刑。何况宝臣已经是15岁的生坯子。可是宝臣除了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外，还有一个深埋心底的信念——刻苦习艺，挣钱孝母，改变贫苦的家境。

一载后，他闯过了基本功关，登场演出了。不想出台即红，一出《广太庄》博得了观众的赞扬。宝臣在入科的第二年就“倒仓”（变声）了，也是老天赏饭，在一个三九严冬，他的嗓音居然又变过来了。而且音色较前更为甜亮，音质更加宽厚，音域能入两个八度。他的演唱从始至终决无疲惫之意。所以在北京梆子界中流传着一句话：“郭宝臣从来不饮场（台上饮水）。”这与他多年打下的扎实基本功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演出的频繁，剧目的增多，未三载郭宝臣即红遍了永济、襄陵、降州、运城、万泉等地，各地写戏的人只要请“三玉”小班，缺小宝臣不可。光绪六年，宝

臣满科出师，因为在科班时就是个红角，所以许多戏班纷纷来聘，宝臣搭上了永济县的一个班社。在同班中他结识了一位不打不成交的终生好友，这就是与郭宝臣共入京都并且誉满京华的梆子须生泰斗一千红。

一千红，名王喜云，乳名六六，山西省晋南永济县尚王村人。幼时随班习艺，以文武须生为主，兼及武生、小生，且各门活路均有独到之处。在京师曾被誉为须生泰斗，是京梆子王（喜云）派创始人。光绪六年，王喜云虽则年方18，但也早已是晋南一带的名角了。如今与宝臣同搭一班，可算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因为二人都在血勇之年，所以各不相让，这才引出了一段轶闻故事。一日，宝臣的戏码被安排在大轴位置上。戏目是《临潼山》，前边是一千红的《凤鸣关》。这两个戏虽然剧情不同，但均属一类活路。不知这是班主有意考验演员，还是无意中的疏忽，反正大家都感到这是一场不会阵的角逐。一千红在《凤鸣关》中所饰的赵云一出场就有一种凌人之势。当唱完“莫道黄忠不服老，俺赵云虽年迈要取凤鸣”之后，一个大刀花下场，只见刀舞时风雨不透，收势时巍然不动。特别是后边的刀劈五虎（韩德父子）干净利落，技术娴熟，令人震惊。台下如雷的掌声传到了后台的郭宝臣耳中，他不禁暗自赞佩，同时又有几分担心，怕自己的戏演失败了。时间到了，《临潼山》开上去了，从表演上看郭宝臣所饰的李渊，没有什么叱咤风云的英雄虎气，却以一股气贯长虹的冲霄气势，咄咄逼人地压倒了追将，压倒了杨广的截杀。技术上也不见大刀翻飞，只是点到而已。但郭宝臣在唱、念上却调动了极大的功力，也同样赢得了阵阵掌声。这是以柔克刚之法。如果说《凤鸣关》是以武见长，那么《临潼山》却是以文取胜，这就是郭宝臣高

人一筹的地方。第二天的演出是《连营寨》，郭宝臣饰刘备，一千红演赵云，二人同戏。虽然一千红在火烧连营一场中极尽“枪花”之能事，可还是没有压下后边郭宝臣那场大文戏“白帝城托孤”，反而为后边的戏起了铺垫的作用。又一日闲暇，一千红请郭宝臣吃饭，在共餐中，一千红说了一句话：“赵云本是常胜将军，我两个赵云败两次。”宝臣一笑置之。两人越谈越投机，对于对方的艺术由衷地赞赏，沟通了感情，遂结为知己好友。一千红较郭宝臣小6岁，尊郭为师兄。

郭宝臣在晋南唱红以后，遂又到以晋中太原为主的所谓府十县，后又应晋社之聘，再赴忻州、大同、张家口、蔚州演出。在声腔上又受晋北北路梆子的影响，技艺大有长进。正当郭宝臣享誉山西，演到蔚州时（时为光绪七年），张四喜由京返家，再来蔚州，欲携郭宝臣进京献艺。但郭提出，单丝不线，孤木不林，建议联合一些名角，共进京师。他首先介绍了一千红，然后又约上了张耸山（艺名蒲州红）、斗娃、张义奎、白水（艺名月月红）、张小黑、许登元、杨老六等组成一支人马，随张四喜进入京师，登上了古都北京的菊坛舞榭。

### 一举夺冠 称雄梨园

郭宝臣等人进京后，首演于“广兴园”，未几即进入号称北京戏曲活动中心的“广德楼”。郭宝臣取艺名“小元红”（沿张四喜艺名而用），以山陕新到名伶的身份张目亮牌。当时京中竟尚梆子腔，且又逢山西人左右北京商界，郭宝臣正是适应了这样一种气候入京的。所以海报一亮，就为都人瞩目。至于打头炮的为何剧，现已无据可查。后人张德甫

先生讲，他跟郭宝臣学戏时曾听郭说过“《连营寨》、《九更天》、《辕门斩子》、《回荆州》是我闯北京的看家戏”，史料也说他“能戏有300出之多”。另据《菊部丛谭》记载，郭宝臣“能戏极多……如《柴桑关》、《斩子》、《空城计》、《大报仇》、《九更天》、《斩黄袍》、《牧羊圈》、《龙凤剑》、《春秋笔》、《浔阳楼》、《回荆州》、《对菱花》、《鞭打芦花》皆其得意之作。”如此可见，前三天打头炮的戏，大概不会出了以上所列剧目。

郭宝臣光绪八年入都，先搭“源顺和班”，6年一举夺冠，名贯京师。后于光绪十四年，自组“义顺和班”更是如鱼得水，奋力于红氍毹上，认真演戏，严于律己。有一次在“华乐园”演《浔阳楼》，演到“宋江装疯”一段时突然台下有观众吵架，郭宝臣稍一失神，一个动作与锣鼓配合不密，出了点小小的疵漏。戏演完后，还未卸妆就到琴师李宝林（人称胡胡李）、鼓师侯双印面前与二人各鞠一躬，说：“谢谢您给兜着，是我错了。”次日又向后台祖师龛前献上一封香。可见郭宝臣对艺术创作是何等的严肃，对自己的要求又是何等的严格。他从“义顺和班”组起到光绪三十四年的告歇，一直是该班的承班人及领衔主演，能起到如此的表率作用实在难得，这说明了郭宝臣高贵的艺术品质。关于郭宝臣的艺术造诣，我们可以引用几条历史记述窥其全豹。《菊部丛谭》论其演唱时说：“（嗓音）爽朗宽博，已臻端如贯珠，清如叩玉之镜，做派悉秉规矩，唱则尤精神饱满。”又据《京剧二百年之历史》载：“梆子班中，原来不演《失街亭》，宝臣始演此剧，他伶不能效仿。”又说：“《连营寨》、《摘星楼》、《芦花记》、《九更天》、《春秋笔》等状忠状义状贤，莫不酷肖。他如《浔阳楼》、《乌龙院》等



做工戏，有谭（鑫培）之长处，而无其短处。”又说：“郭宝臣者，为秦腔须生中之集大成者。台步雍容风雅，唱白激昂清越，《浔阳楼》、《临潼山》、《九更天》等为人所不能者，《空城计》一剧尤别饶风味。”《十月戏剧》载门外汉文章说：“……至于郭宝臣的玩艺更是地道，连谭叫天（鑫培）都倾佩不止。他的一出《连营寨哭灵》其动人之处，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游艺画刊》也说：“谭鑫培盛时，常与小元红（指宝臣）讨论《空城计》、《探母》各剧，采其技术以补皮黄之不足。”提到谭鑫培，自然会想到郭、谭之间的深厚友谊。有这样一件事：一日，以郭宝臣为主演的“义顺和班”在“广德楼”出演，宝臣戏码是大轴《连营寨》。戏演毕散场后，观众都已纷纷退去静堂，可台下仍有一人坐在观众席中，一边深思，一边拍板默唱，直到被人发现，才起坐离园。原来此人就是皮黄名宿谭鑫培。光绪九年，郭宝臣被宫中传唤进内承应时，与谭相遇。谭虚心地向郭学了这出久已盼望得到手的戏。而郭对谭的艺术也是佩服深至，也向谭学得了一出《失街亭》。这之后两人交往频繁，说戏谈艺，友情日深。后来，据肖长华先生说：“郭宝臣又向谭学了一出《碰碑》，谭鑫培又向郭学了八句梆子慢板（实即《江东计》一剧，笔者注）。”两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都具备虚心好学、博采众长的优良品质。所以郭宝臣的《失街亭》有“为人所不能效仿”的效果，谭鑫培则由于在宫中连演两场《连营寨》，博得上赏共六百两银子。张伯驹先生评论郭宝臣说：“小元红，山西梆子老生唱法，人谓其韵味醇厚，如杏花村之酒也。”并以诗赞曰：“韵醇如酒味堪夸，疑是清明醉杏花，皆道元元红绝艺，辕门斩子胜谭家。”可见人们惯于把郭谭并列。正如史料载：“京中遇